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英] 大 卫 · 李 嘉 图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 年·北京

EDITED BY
PIERO SRAFFA
VOLUME II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7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受百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frac{1}{32}$, 14 印张 291 千字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500 册

统一书号, 4017·192 定价, 1.30 元

出版说明

这一本李嘉图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是彼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主编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7年版)的第二卷的译本。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是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 英国社会中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矛盾仍处于潜伏状态, 而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间的斗争却处于主要和显著的地位。这个矛盾“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 谷物法的争论, 实质上反映了在地租问题上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的矛盾。李嘉图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而马尔萨斯是英国资产阶级化了的土地贵族阶级的突出代表。

不同的阶级立场表现为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间, 在几乎一切根本经济问题的观点上的严重分歧。他们至少从 1810 年起在多次的会面和连续的通信中进行过讨论和争辩。分歧和辩论的主要内容, 在英国波纳于 1887 年编辑出版的《李嘉图给马尔萨斯的书信集——1810—1823》一书中可见其一斑。但他们之间的公开而全面的论战则见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本书。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于 1817 年。在这本

*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17 页。

书中,李嘉图不但重申了他们以前在通信中所涉及的观点,并且爽直而详尽地批判了马尔萨斯若干理论。在地租问题上,李嘉图特别以标题为“论马尔萨斯先生关于地租的意见”的一章作为该书的末章,对马尔萨斯的地租观点进行批判。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20年4月初。马尔萨斯的《原理》不是一本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包括有七、八个在当时富有争论性的经济问题的论文集。论战的对方就是李嘉图。实际上,马尔萨斯起初是打算用答复李嘉图的形式来写的。在这七、八个问题中,重要的问题有三个:价值、地租和生产过剩。地租是核心。价值论是地租论的基础;生产过剩可能性理论是为地租合理性辩解的依据。

李嘉图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是李嘉图在读了马尔萨斯的《原理》后,写于1820年年底的。在读后给麦克库洛赫的一封信中,李嘉图认为马尔萨斯的书“几乎没有一页没有错误”。^①这就促使李嘉图作出以评注原书的方式,对马尔萨斯的《原理》进行全面和直接批判的决定。在1821年初,李嘉图把《评注》的全部手稿寄给马尔萨斯,随后,他们在几次会见和通信中又进行了争论。但是,很明显的是,《评注》和后来的讨论都未能说服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二版中,(出版于1836年,即马尔萨斯去世后的两年)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他和李嘉图有严重分歧的观点。

李嘉图当初计划以某种形式出版他的《评注》。他曾经把手稿寄给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特洛尔等人。但因为某种原因,

^① 李嘉图:《给麦克库洛赫的书信集》第65页。

出版的愿望未曾得偿。在李嘉图去世后,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评注》的手稿失踪了,直至1919年才由李嘉图的后人于无意中发现。发现的《评注》经美国的霍兰德和英国的格里戈里编辑后,于1928年出版,并由霍兰德写一长序,详述了两人的分歧观点。

斯拉法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是以霍兰德、格里戈里的编辑本为蓝本进行编订的。除了在形式上它和霍兰德、格里戈里的编辑本有所不同外,斯拉法还对于编辑本中若干错误加以校刊和订正。

《评注》的重要性在于它全面地反映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当时富有争论性的主要经济问题,尤其是地租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而这些分歧表明十九世纪头三十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现特译出,供研究有关问题时参考。

本书的体例是比较复杂的,请读者加以留意。“原编者引言”的第五部分对英文本的版式专门作了介绍,读者先看看这个“介绍”很有必要。中译本采用的体例与英文本基本相同,不另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互相面对的两页是作为一个单页对待的,所以,面对的两页上的脚注按顺序统一编号,双数页码上的脚注编号均另起。第二,书中马尔萨斯著作原版每页起点用“△”标明,被评段落的起点用“⊗”标明。第三,书中所有的脚注均统一排成单栏。第四,由于排版上的困难,李嘉图的评注的注码有几个与马尔萨斯原文被评部分的对应注码不在同一面(双、单页码)上。

1979年3月

目 录

原编者引言	1
绪论(评注 1—2)	13
第一章 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	21
第一节 财富的定义(评注 3)	21
第二节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评注 4—8)	23
第二章 价值的性质和尺度	31
第一节 价值的类别(评注 9—12)	31
第二节 需求和供给对交换价值的影响(评注 13—15)	43
第三节 生产成本对交换价值的影响(评注 16—21)	50
第四节 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评注 22—34)	60
第五节 货币,当其成本不变时作为价值的尺度 (评注 35—37)	83
第六节 商品所换取的劳动,作为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 (评注 38—40)	92
第七节 谷物与劳动之间的中点,作为实际交换价值的 尺度(评注 41—44)	98
第三章 地租	107
第一节 地租的性质和原因(评注 45—58)	107

第二节 地租同耕种者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工资的必然划分(评注 59—70)	123
第三节 在社会正常发展中地租会趋于上升的原因(评注 71—90)	135
第四节 促使地租下降的原因(评注 91—95)	160
第五节 现实农产量取决于现行地租和现行价格(评注 96—103)	166
第六节 相对巨大的财富和相对高价的农产品之间的关系(评注 104—105)	178
第七节 促使地主错误地出租土地从而损及公私利益的原因(评注 106—108)	181
第八节 在供养其本国人民的国家,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密切和必然的关系(评注 109—116)	184
第九节 在输入谷物的国家,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评注 117—125)	196
第十节 土地剩余产品概论(评注 126—142)	205
第四章 劳动工资	221
第一节 劳动工资对供给和需求的依存关系(评注 143—144)	221
第二节 影响劳动阶级的习惯的主要原因(评注 145)	225
第三节 影响劳动需求和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评注 146—157)	228
第四节 货币价值下降对劳动需求和劳动者处境的影响	243
第五节 从以上关于近五个世纪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评注 158—160)	245
第五章 资本的利润	249

第一节 取得生活资料的困难增加时对利润的影响 (评注 161—164)	249
第二节 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对利润的影响(评注 165—171)	256
第三节 现实事态中起作用的一些原因对利润的影响 (评注 172—185)	268
第四节 评李嘉图先生的利润理论(评注 186—193)	281
第六章 财富与价值的区别(评注 194—195)	291
第七章 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	295
第一节 略述研究的主要目的	295
第二节 人口增长,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	296
第三节 积累,或将来自收入的储蓄投作资本,作为财 富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评注 196—219)	297
第四节 土地的肥力,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一个促进 因素(评注 220—235)	324
第五节 节省劳动方面的发明,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 一个促进因素(评注 236—243)	341
第六节 为了确保财富的不断增长,生产力与分配手 段结合的必要性(评注 244—258)	356
第七节 由地产划分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总产品交 换价值的手段(评注 259—262)	371
第八节 由国内外贸易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产品交 换价值的手段(评注 263—283)	376
第九节 由非生产性消费者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总 产品交换价值的手段(评注 284—300)	404
第十节 应用上述原理,综述 1815 年以来劳动阶级的 困苦(评注 301—315)	419
译名对照表	433

原 编 者 引 言

一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20年4月初。虽然他不论在编著其形式为关于1815年地租论述的新版,还是对农业和制造业的见解的《人口论》附篇的不同期间,一直在考虑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比较全面的著作;但是,只是在李嘉图的《原理》发表之后,这一计划才趋于具体化。起初是打算用答复李嘉图的形式来写的;1817年年终时,他写给李嘉图的信上说:“象以前已经告诉过您的那样,我正在考虑写一本书,想对您有所答辨,而又不使我的作品带有论争气氛”。1818年春,他写信给日内瓦的普雷沃教授:“我正在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那些问题的书。在一些原则方面还没有完全确定,书里将频繁地提到李嘉图先生的著作。但是在明春以前不会竣稿”。1818年8月,马尔萨斯将他的底稿向李嘉图读了一部分;12月在盖特孔公园又将“他要发表的其余某些部分”读给李嘉图听。该书实际于1818年11月见广告,说明“在印刷中”。但是,出版被推迟了,按照1818年12月28日李嘉图给穆勒的信里所说,部分由于马雷认为在下一年年底出版,时机最有利,“部分我认为这是由于他(马尔萨斯)对自己见解的正确性还不免有点怀疑”。马尔萨斯于1819年9月10日,当预定的出版期已经迫近的时候,写信给李嘉图:“我把这次的工作耽搁了,思想总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年7月27日,他从布莱屯写信给穆勒:“这里我除了马尔萨斯的和我的书以外,没有别的书。我仔细地读了前者,把我认为应加评注的章节摘出,结果比我预计的多得多。假使把我认为书里讨论到的问题的一些错误见解逐节予以答复,那我写成的书会比他自己写的还要厚。”

李嘉图于8月9日退居盖特孔后的一个期间,主要是忙于修订他第3版的《原理》。两个月之后,他在1820年10月14日给穆勒(穆勒在那一期间跟他一起呆在盖特孔“为时三个多星期”)的一封信里说:“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从事于答复马尔萨斯的工作,我把这个当作适意的消遣,写了我所要写的一切。大概不打算出版;如果送出去付印的话,那还得大大经过一番整理。”11月16日他声称:“我对马尔萨斯的评注工作(形式上就让它这样)已经结束。”一星期后,他告诉麦克库洛赫:“我花了些时间,从事于对马尔萨斯先生最近著作的评注工作,稿子还没有给人看过。……不论哪里碰到我要加以批判的地方,就注明其页码,摘录那一段开头的几个字,然后写下我的短评。”第二天,他告诉马尔萨斯:“我在你书上我有争议的每一段作了评注,并且想由我自己来为您的著作出一个新版本,在页末插入我的评注,加注处在原文上标明。实际上我的做法是摘录一句开首的三、四个字,注明页码,然后加上我的短评。”(这种将他的批评用加注形式插入马尔萨斯著作的特种刊本的想法,也许是从萨伊于新近出版李嘉图自己的《原理》法文本时的做法得到启发的。)

这些书信表明,李嘉图写这些评注时,并没有把准备发表这一点完全置之度外。在刚要脱稿的时候,穆勒劝他把所写的公之于

世(“您的评注完成之后,希望交给我看看,让我有机会向您有所贡献;因为您多半会到城里来的时候,正是出版最好的时机”)。李嘉图最初的打算是,将评注作为他自己的《原理》第3版的一个附录来发表;但是“被穆勒坚决劝阻”。

然而,麦克库洛赫看了评注之后,拒绝关于出版的任何意图:“即使批评是恰当的——我认为原则上是正确的——看来还是不宜出版;这是因为,首先,据说马尔萨斯先生的书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其次是,这些干燥的,有些地方写得也许不十分明朗的对它的评语,会更加引不起人们的兴趣。”1820年11月26日他给特娄尔的信上说:“如果付印,全部大约要占去150页。但是我不准备印行,因为其内容并不怎么吸引人,结果会获得很少读者。”麦克库洛赫读了原稿以后不主张刊印,理由是,这些评注“太富于争议性”,而且就其现有形式看,免不了要“有许多乏味和不必要的重复”;于是李嘉图决定“暂且把它搁置起来”。几个月后,特娄尔也说,“在其现有形式下“是不适宜于出版的。至于马尔萨斯,他在绝不赞同李嘉图加注出版的想法的同时,却宣称他自己正在准备出一个修订版,随即在报纸上登了新书即将出版的广告。可是,在李嘉图《原理》第3版内的许多改动,却包括了出于这些评注的材料。

马尔萨斯原来打算在动手修改他自己的著作之前,于1820年12月到盖特孔去看一看李嘉图的评注;因此,李嘉图为了让他有机会看到这些评注,暂时没有把它们送给麦克库洛赫。可是,后来从马尔萨斯处听到他的访问要推迟,李嘉图就把评注交给了在爱丁堡的麦克库洛赫。一星期后(在12月中旬),马尔萨斯突然到盖特孔时,在那里他已看不到这些评注。按照李嘉图对这次访问的

记载：“马尔萨斯先生和我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在某些方面，对彼此不同的观点有了比前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在我们两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意见分歧。”评注由麦克库洛赫保留了几个星期之后，方才被马尔萨斯和特娄尔看到。1821年末，经麦克库洛赫的请求，再一次将评注交给了他。至于穆勒究竟是什么时候见到这些评注的，无纪录可考。穆勒于1820年11月13日提出关于出版的最适当方式时，李嘉图回信说：“我不能让您负担校阅评注这件苦差，特别是，这必然要使您有必要同时去阅读我所批评的马尔萨斯的那些章节。”现在原稿上存有穆勒加注的笔迹，证明他在某一期间是看过这些评注的；但是这些手迹也可能是在李嘉图故世之后加上的。

二

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同马尔萨斯对评注的讨论，主要是口头上进行的，例外的只是李嘉图对产品普遍过剩的可能性这一点的批判，那是从1821年7月7日马尔萨斯的一封信开始的，从而在那个期间彼此作了短暂的信札往来。这时马尔萨斯正在着手他的第2版工作计划。他在这方面于1820年末最初的行动，前已述及；两年以后，于1822年12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普雷沃，又提到这个工作：“我急于要尽可能快地为我新近写的那部书出版一个修订本，其中关于价值标准将有一些新的见解，这需要极端审慎，仔细考虑。”但是，由此得到的成果，不是那部书的修订本，而是于1823年出版的单行本《价值尺度说明》。这个刊物引起了跟李嘉图更多的通信，一直持续到李嘉图在世的最后几个月。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直到1836年才出版,这是由他的朋友奥特主教在他死后刊行的,马尔萨斯于1834年故世。编者在这一刊物的准备工作中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分,不十分清楚。他在书的《前言》(第11页)中说,马尔萨斯“对于在他计划中的改动还没有全部完成,正在对他作品的后半部进行修改和润色时”,他逝世了。他承认对原文的某些场合曾“略有更动”,曾删除“一些节段”。

这一版的变动是很大的,但是一般说来,看上去并不是为应付李嘉图的批评而作出这些变动的。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对新起的跟李嘉图一道向马尔萨斯进行攻击的一些批评者有所辩解。

我们有的是这样一些线索,第一,马尔萨斯于1820到1822年间曾从事于为第2版进行修改;第二,他在生前最后几年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工作。我们看到了马尔萨斯1820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他自己的注改本,上面作了无数的改动,大部分是被保存下来的他自己的手迹;上面的说法,从这个本子获得了证实。这些改动分成形式显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甲)对于占到全书前三分之二篇幅的修改,这是写在页边上或插入的纸片上的;(乙)底稿一迭,计17页,内容是对第2章、主要是其中的第6节《商品所换取的劳动,作为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的修改。

跟已刊行的第2版对照,部分(甲)范围内的改动所格外有关的是于二十年代初与李嘉图展开的论争。这里意味深长的是关于第2章第5节(《货币,当其成本不变时作为价值的尺度》),那是专用以讨论李嘉图建议的价值尺度的几节中的次一节,这一节在第2版里却全被删去。还有一些迹象足以说明(甲)所属的时期。在

初版第 261 页的一段插入了一条脚注，谈到“《人口论》四开版”的出版日期时(那是 1803 年)，说是“将近二十年前”。在第 2 版里，这条脚注载第 235 页，在日期方面改成了“三十年前”。还有，插入(甲)的一些纸片，其纸张上的水印所标的日期是 1819、1820 和 1822 年。这就表明，(甲)的原稿期是为新版本作准备的最初阶段，在 1820 到 1822 年间。

至于(乙)的纸张，其日期水印是 1828；手稿还将原来“乔治四世时代”改为“威廉四世”。这就表明，这部分手稿必然是在 1828 到 1830 年间写的。

虽然(甲)对原书的修改有些是见于第 2 版的，但差异很大。因此，很明显，奥特所说的、体现在已刊行的第 2 版里的修订，所依据的不可能是(甲)，可能的是，奥特自己进行了比他自己所说要广泛得多的修订工作。另一方面，(乙)的大部分被纳入了第 2 版，只经过比较细微的改动，这显然是马尔萨斯的最后修订。

三

在差不多一个世纪期间，这些评注不知下落，全部失踪。麦克库洛赫在他的《李嘉图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初版中说：“他还遗下了对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丰富的‘评注’，希望将予以出版。这些评注对他自己的理论受到马尔萨斯先生的非难时，作了极其有力的辩解，揭露了他认为是马尔萨斯先生的错误见解。”但是在这部书的后期版本里，他把“希望将予以出版”这句话改成“但是我们怀疑，这些评注是否能引起足够的兴趣，使它们值得出版”。

直到 1919 年,评注原稿出现了。这是由住在莱德利里的布罗米斯比罗镇(以前是李嘉图的长子奥斯曼的住宅)的这位经济学家的曾孙弗兰克·李嘉图先生发现的。他于 1925 年 10 月 28 日写给霍兰德教授的信里,说明发现的经过如次:“我想这是 1919 年的秋天,也可能是春天,我正在从事检点放在布罗米斯比罗一个杂物间里的家具,却看到了跟一些古老陈饰随便地放在一道的用棕色纸包着的这份底稿。我认得出这是大卫·李嘉图的手稿,当时却不知道已发表过没有。”这一发现由弗兰克·李嘉图先生报告了英国博物馆,后者同格里戈里教授作了联系。评注于 1928 年出版,由霍兰德教授写了一篇长序,由格里戈里教授在每条评注前面编制了马尔萨斯原文的有关部分的摘要。这里对编者和出版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同意我们使用其版本,谨表谢意。

四

原稿由标题页和 222 散页(经霍兰德清点)组成,纸幅被截成大小约 $4\frac{3}{4} \times 7\frac{3}{4}$ 英寸。李嘉图是在纸张的正反两面上写的,起初只是用铅笔在纸的一面编码:1—199;后改用墨水在两面编码:1—412。这些纸片在写作的不同阶段曾屡被增入抽出,以致前后两种页码都既有重复,又有短缺。用墨水写的页码还有中间页,如 $147\frac{1}{2}$ 、 $148\frac{1}{2}$ 、 $167\frac{1}{4}$ 、 $167\frac{1}{2}$ 等,有些则根本不附页码。还常有插入的小型纸条,这些纸条有些是散着的,有些是用胶片粘在页上的。

原稿是用两片卡纸制的书籍的封面夹着的,就其大小和颜色(蓝色和浅黄色)来看,可能是从马尔萨斯著作的一个本子上取来